人子須知 一

重刊人子須知序

嘉靖辛酉春余得京邸會星槎金太史談堪輿家書不下數十百種類皆繁雜互相牴牾仁人孝子一朝當大事甞憾悵之得取是書而覽之無所適從悵悵以算古之盡心焉識惟德興徐氏兄弟所著人子須知一書會諸書而折衷之甚能破群疑

嘗夫子也於余聞其言書見其書也此自
商旅取以歸試求書於坊間兩見刻本
深嘉二子用心之密而錄太史之記證
惜字多訛舛縱為厥觀也辛巳冬雲杜
李太史為尊人方伯公卜地乃移書中丞
王公為訪二子季雲杜時伯子已入閩越
迎其季子來見囊大事余設自太史

廬陵季子及高第弟子涂子于郢中點

次卜地計見季子儒雅蘊藉迥超倫出

相與游處幾一載暇日出手錄善本示余

未幾伯子亦自豫南函更相是正者久之

余因念論言不偶而著述已精從而校定

入梓以海內之仁人孝子覽之而從事

庶無弗克盡子之憾矣寧時

萬曆十有一年癸未孟夏望日鄖

中陽白居士曾璠子玉甫撰

鄞中重刻人子須知序

德興徐維志維事兄弟蓋孿云少而邑諸生遭家難棄去治形家言德興故多堪輿家見以為未精也志更走四方求勝己者為師事之歷燕齊吳楚閩越名城大都偉麗之觀絕嶂幽壑猿鳥之徑遺墟荒隴狐兔之宮皆窮躋細覽於後已凡三十年而業成著書曰人子須知學士

大吏聞而之造請上之嘗日庭中爲力群矣
先通守以居王父喪取其書置几上手校讎紙矣
墨渝弗釋也無何先通守不祿諸孤顯焉懼墜
以屬大兒則迎致維亭來與討之君故儒者恂恂
家不能言比登張見即手畢走指顧中飛訟多居
旅翳能決君徐出片語向空人之孫遁弗由也古患傳
日述見來三千年功績甚盛斯編矣今五千年爲聞

乞曰吾太史公幸為我忠臣不佞何不敏會君有鄴
嘗所空聽而維志之所荊南來遊出所刻得於賈換
蓋殆半可空遂以付剞劂為之謂不佞與叶篇弁序
廣以遠其傳不佞竊歎夫術業之難立而盛名
易居也君恒言受之于學為主學古有獲多聞事
建以吾求堪輿於書而不合也自用所學如問於稽中
吾求之人而不合也晚而求之古今墓宅成敗已驗之

格已合者十六七矣夫西戎山河首原以至東南之邪
鄉剎僻壤一端而已自吾涉淮水渡漢南以窺中原
秦蜀以驗吾格與前代名家譜畫無不合者之聯
手胝足繭勞心焦思其殷殷之誠如此君兄弟名籍甚而
忌者之口與人爲不[illegible]而不偽招人鄙人者語曰是商
顏皓首以儒衣冠者英雄欺人耳市肆椎蛻輩
相爲憲君然無以自解斯名乃從圖矣嗟呼無論

君名執無論今之人漢子雲氏作太玄[illegible]

舉世莫能知獨桓譚奇其書謂五百歲後興

老氏亦云字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彼[illegible]之子雖戶說以鄉論

終不能化後以看者不侵之言君常藏之名山可

矣

萬曆癸未歲孟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前陝

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翰林院

國史修撰雲杜李維楨叙

舊序

江右徐維志維事氏伯仲著資孝堪輿書曰人子須知因通家仰湖贊夫人馳請余言適客有在坐者遽矍然曰人子之所當知者豈惟是哉且孝亦未易以言也若大舜終身之慕武周之繼述曾參之養志斯孝矣顧屑屑於一藝一能謂之曰孝吾惑焉余解之曰人子之於親也固當無所不用其極況地理尤切於送終以當大事者乎傳曰事死如事生苟於其親之歿也置蟻泉沙礫中無異委壑孝安在哉是故風水之說固不足信而厝親之舉則所當重也生人之

禍福固不足計而化者之安危則所當慮也曾謂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曾參之純孝厥念乃不逮此歟誦夫子宅兆之訓程子五患之戒則地理固人子當知之切務而非彼一藝一能者比也謂之曰資孝亦宜矣且觀其書分條析類明切該博闢諸家之陋習啓天下以孝誠信有補于世教者不可以其術而忽之也客唯唯而退因書以歸之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太學士知制誥　經筵　國史總裁

華亭存齋徐階撰

舊序

世所論堪輿家率以相地之術易視之夫堪輿非術也昔神禹敷土隨山刋木因九河之勢奠厥民居公劉之遷都相陰陽觀流泉周公卜洛營周居於洛邑自古重之久矣自左僊著龍經郭景純著葬書俚談曲說之士遂各以所見售世流爲藝術則世之易視之也固宜夫宇宙亦大矣術家者旣不能長鶩萬里窮章亥之所步復泥俚談曲說不取正於大方家如執蹄涔議絳虬安可得乎論法象者莫辯乎易其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夫位有定而氣實通焉絪縕磅

薄游魂靈怪氣也蒸爲風雨應爲列星流形於山川草木亦氣也氣也者載大地而浮之也是故山氣多勇澤氣多瘖谷氣多痺險阻氣多壽郭景純曰啓陳發新朝海拱辰左僊以北戒山起於闐左支極之於南戒山自右支極五嶺其言曰山行有斷脉不中絶山澤通氣之説也世之業堪輿者能知之乎夫建都立邑載諸經者吾無論已郭景純論葬法曰葬者藏也乘生氣也世遂以氣休咎論禍福不揆葬義所自起孟軻氏不云乎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以是知葬之起也蓋仁人孝子之心也不

秉生氣避五患萬一奪烏鳶而飼螻蟻其與委溝壑
者何殊哉夫善愛親者疾必擇名醫藥不敢以付庸
術蓋慎之也是故秉生氣避五患以寧吾親以畀吾
終天之願此仁人孝子所為心也非徒以鬼福論休
咎也彼堪輿者儻能以其所嘗試者藏遺器於造化
而畀吾仁人孝子之心其道亦大矣哉世烏得而易
視之吾儕有儒生徐維志維事伯仲嘗輯堪輿書曰
人子須知乾正於余閱其議論談博發理精詳會躰
用於一原折衷疑於百氏真足以挽俚談曲說而歸
之正者因書此以序之云

賜進士及第南京國子司業前翰林院　國史編修

浮梁星橋金達撰

予謝仕二十餘年於六經外百家之書靡不探究惟庖犧氏之卜筮岐黃氏之醫藥郭景純之葬法誠可以利天下者皆得謂之仁術宜乎其江河屢變浮雲易徇而三術之衍於萬世者不廢也蓋創作之義則愛愛則傳人情理勢其固然歟吾邑徐君以峯仰峯二難擇其所謂資孝堪輿書出以示余斗精神獨得之妙也余閱而繹之見其廣搜乎天下山川脉絡之源旁及乎遠近名家僊跡之式參之以古先鴻儒大

方家之緒論摹寫乎五星變换不一之形躰逕節斷以已意一理貫通而宜叶乎人情誠有深得夫晉室明賢秉生氣之肯綮者要皆明切簡易暢於辭華譬之翰墨家人稱爲布帛菽粟飫之而弗厭者覽之易入習之易趍允矣通世之寳訓可愛而傳也且其敎人安書以當大事舉所珍重而得隆其孝示所勿犯而得全其仁端持身之德本衍國家之風化者由此而出矣矧二君以頴敏之資有聲藝苑行可大鋪張而乃幡然浮雲軒冕放情山水發其所蘊以資孝道於天下後世是二君雖遯世而尤闡逹者及物之事

功謝上蔡所謂幾枉一生之恨二君可免也猗歟休哉一時賢士大夫各出金石固已有公論矣又奚余之喋喋乎雖然智者作法愚者咻焉賢者更制不肖者拘焉安得天下孝子慈孫誦君之書超然陳迹之外通其巧於心目之間不遇以書而遇以目不遇以目而遇以神洞其真而契其妙以廣二君仁孝教天下之本心此二君未露之美意也余故因其請而并以及之三君生同一乳宋太師忠愍公裔理學秋谷先生八世孫銀邑世家云隆慶己巳八十四叟春生

張琨書于銀麓精舍

古昔聖人握造化之樞探陰陽之竅仰觀俯察以闡
天文地理之蘊故璣衡察而象緯之數莫爽夫惟坤
厚載物山澤通氣冲和欝靈微妙鮮測粤自遷岐相
洛時其陰陽而風水之説寔肇其端三代以上邈哉
邈矣漢晋而下哲人繼踵其著名於世有若郭卜曾
楊吳廖賴傳者稽其授受有巒頭天星之傳觀其著
述有青囊葬經等作歴世漸遠數詞益繁然皆逞其
臆説狃於偏習而未能會其全也饒郡徐君伯仲少
負奇頴馳譽芹泮因襄大事雅志山水而於堪輿諸
書研究底蘊已自諗曰是局聞見未悉大觀迺遍歴

寰宇日與薦紳諸大夫遊凡名山形勝世族宅兆登覽摹圖相爲印證亮然有得繇是厰諸說之汗漫乃旁稽博采撮要刪繁闡幽彰微而凡形勢天星不傳之秘悉皆列欵圖形分條析類辭義備具殆遂乎聖人俯察之理而發前賢未發之秘者矣編成示予爰定其名曰心學統會蓋取夫發揮純粹而獨得乎心悟蔑法偏臆而統集乎大成者耳授吾鉛王上舍梓傳善哉二君之志也其錫類於天下之仁人孝子者厥功深矣哉厥恵溥矣哉隆慶戊辰仲冬之長至日

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鉛山東泉

余鑑誤

三才一理而天其宗乎地匪天塊然已何以敎厥能
人匪天蠢然已何以效厥靈故地必曰理有以哉夫
天言乎其氣地言乎其形而地之所以為地則生生
之氣氣之所以為氣則生生之理傳曰天包地外吾
則曰天入地中不特蒼蒼爲天而盈九垓之下皆天
也亦微矣世之求地者苟不從事乎天則本先撥矣
又安足語此稽諸古聖未有以地言者堯都平陽舜
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天下之大地理歸焉迨周
公洛邑之營夫子宅兆之卜二聖人豈徒然哉營洛

為民民安而國安宅兆為親親安而子孫安是皆本天心察地理所謂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故人子卜宅兆要當以安親為念豈惟求諸地哉必求諸吾靈臺方寸之天可也眷家徐維志維事伯仲少為邑弟子未幾以家難棄去因葬親不忍委庸術遂雅志山水徧遊四方歷涉歲久聞見日博乃出心得著堪輿書命曰人子須知鉛邑王上舍壽梓廣其傳徵言於予首誦古戒良契吾天特表之以為外天言地者勸若其論斷圖形覽者當自得之二君與予際沙兄友善嘗從海內諸大君子究性命學此特其緒餘云隆慶

己巳端陽後三日同邑暖川南山祝眉壽撰

人子須知目錄

第十卷

第十三卷

附京山王御史地　承天高尚書祖地

莆田葉布政祖地　莆田葉布政祖地

台州王氏祖地　龍泉張御史祖地

第十六卷

穴法總論三

論乳形穴

附余氏三郡侯祖地　舒御史祖地

臨海何尚書祖地　台州金侍郎祖地

南康陶尚書祖地　臨海孫太守祖地

第十七卷

穴法總論四

論閃乳穴格

附婺源倪御史祖地

論側乳穴格

附貴溪夏閣老父地

論鶻突穴格

附浮梁盧氏九廮夫人祖地

豐城楊尚書祖地

附鉛山余員外祖地　德興祝都諫祖地
豐城李氏祖地

瘦削
突露
破面
疙頭
散漫
幽冷
夭細
蕩軟

第二十二卷

第二十三卷

論定穴之要下

第二十四卷

程子論五患

朱子論五要

郭氏五不葬又三吉六凶

楊公三不葬

厲伯韶四不下

涑摶四要

廖公六戒

青烏十不相

廖公穴星八病又穴面四病

淳風八病脉又穴七凶

第二十六卷

附巧拙葛金歌 增解

第二十七卷　砂法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卷

附建寧李天官祖地　泰和歐陽氏祖地

德興瑤溪張翰林祖地

論曜星

附浮梁李侍郎祖地　豐城黃尚書祖地

樂平黃尚書祖地　沐國公祖地

臨海王侍郎祖地　德興張尚書祖地

台州謝皇后祖地　台州蔡尚書祖地

第三十二卷

口議 凡九條

砂圖上

第三十六卷

論諸水凡二十二條

海潮水

黃河水

江湖水

溪澗水

平田水

溝洫水

池塘水

附昌江余尚書祖地　南昌陳會元祖地

豐城杜侍郎祖地

極暈水

元辰水

天心水

祿儲水

真應水

附湘陰夏忠靖公德興祖地

呂相公大冶祖地

論諸泉凡十四條

嘉泉

冷漿泉

醴泉

湯泉

礦泉

銅泉

湧泉

濺泉

汷泉

黃泉

漏泉

泠泉

第三十九卷

腰帶水

倉板水

附德興戴都憲祖地

迴流水

附都昌吳孝子祖地

暗拱水

融瀦水

附石首王都諫祖地　潛江郭給事祖地

杭州李狀元祖地

鳴珂水

濕面水

衝心水

射脇水

褁頭水

牽鼻水

附安溪詹氏祖地　承天蔣氏祖地

穿臂水

反身水

割脚水

漏腮水

第四十卷

第四十三卷 天星

論九星之謬

論卦例之謬

論三合龍之謬

論四龍分卦之謬

論星卦諸偽書之謬

論宗廟水法之謬

論國音枸向之謬

論斷驗小數之謬

論克應讖兆之謬

論通書諸神殺之謬

人子須知目錄畢

人子須知卷之一

凡例

一是編爲人子設非爲術家設故凡不[illegible]

數陳口訣而不作詩歌以爲記誦便[illegible]

一是編惟務通俗俾易知識初無意於組織文辭以

絢觀美是以直舒其旨而不嫌於鄙詳述其與而

不慮乎繁即於前後之重復辯證之瑣屑與夫照

應不齊言論膚淺俱弗暇恤耳

一是編所收諸名地圖不過爲釋疑設耳故於緊要

相關處援古證今具圖詳說以發明之其間或因

論龍穴而略於砂水或因論砂水而略於龍穴惟所重處特加詳焉其他莫能悉及盖寸箋半簡間摹數百十里山川烏可兼備哉闇者或病其不類緣識見不同耳祝觀物先生云圖圖圖模糊模糊復模糊一人摹一樣十人畫九圖信哉善觀者當自得其妙又安可按圖而索驥

一凡諸名地圖皆予兄弟足目所經涉者或名師扦點或課驗不爽或發越確應必有明徵可爲法則者斯收之否則無徵不信何可泛收

一凡諸地圖必著其土名山向某師所下及詳所出

人物官爵不以瑣屑自嫌者固所以徵其實蹟亦欲人于因此可以索徵採赜得意於筆舌之外毋以是而反啓疑議焉

一凡引用諸名師語或稱姓氏或稱書名或稱號稱字或止稱某氏某公從便也其不著者闕疑耳多吾鄉者考據切實云

一凡折衷諸說是非亦惟據於已驗仙跡及名師議論理之長者取證也

一凡收諸名地圖既有叙說矣又間有補義釋義及有傳奇傳疑者或以取證或以申明非瑣也

一凡設龍穴砂水諸圖式立法有不得不然者但不可執泥耳生山不與畫山同固有山水奇妙處雖良工不能施其巧在智者觸類而推可也

一凡名地有遠至數百年後而方有福應者有近只數年而即有福應者世俗多泥葬地後所生人古能受蔭即此太遠太近豈不荒唐哉予兄弟初嘗深疑久而偏徵灼然不爽蓋驟發遲發亦猶悟學有頓門漸門之義漸發乃常理共知不必辨其驟發者如陶氏之牛眠穴王氏之折臂三公地因已彰彰明驗于世不可謂無此理也茲於編中所收

諸地惟取其真是應驗者不以年代遠近拘特揭諸此以告觀者毋疑焉

一不佞嘗謂地學須致力三多而究心地書不與焉何謂三多多參明師則傳授真而所聞博多覽古格則所見廣而是非明多經窀穸則歷鍊精而真見定地書固宜多覽然紙上陳言又在三多之外矣且人子安能盡此三多故於是編多載名圖俾人子精加紬繹虛心詳究三多在其中久之自有心領神會豁然貫通而俗師淺丞莫能誑之不於慎終之孝有相矣乎

一凡鉅室美地固非一穴楊公所謂衆墳合力却成大又云須取衆墳叅互議斯確論也故茲所收之圖有一家而二三地者職此耳

一地理家諸書繁浩條緒多端真贋並列未易悉辯緣督僊翁所謂得訣歸來好看書確論矣茲於編中撮其精當者取以質證或摘一二句或采一二節或兼摭數人之言或備錄一家之說或斷章而取義或檃括以爲辭意在發明非敢務博也

一編中曰右曰按曰已上曰補義皆理有所未盡而復申明之特變其發語之辭耳

自序

擇地一事人子愼終切務也孔子有卜宅兆之訓孟子謂比化者無使土親膚程子有避五患之戒朱子謂必愼必誠不使少有他日之悔聖賢垂敎其愼如此欽惟我 皇朝以孝治天下迄今二百餘年 聖聖相承仁恩磅礴大臣命婦咸有卹典親親之敎視古尤加誠以生事死葬禮之大焉且事死如事生而葬必慮夫親魄之安危又天性有不可解者豈惟拘拘於彼術家所謂禍福之說哉但化者旣寧則生者自昌先正謂由根達枝斯定理也予不幸早孫思得

善土以奉先靈不敢付諸術讀易之暇因究其理求其穩且確者盡安厝之誠以塞人子當知之分與夫分內之可爲事耳然天地大父母則有生天地間者皆吾同胞類也吾不欲苟於窀穸以畢子職而天下獨非盡人之子歟矧推親親之愛大無我之公尤吾儒所謂理一焉者其寧恝然於斯耶於是忘其僭陋與吳善述日加鑽研會諸說而折其衷芟繁蕪而歸其要合形勢方位于一家以龍穴砂水爲四例輯成一書簡易明切頗有便於愼終者之探索目曰人子須知蓋欲天下之爲子者各親其親而吾之所知不

獨爲一人之知云昔人謂蒭蕘之言聖人擇焉苟自
其人心之有知與不可不知者須以求之則於卜宅
兆避五患以畢夫安厝之大事者斯有以得其要領
而不爲邪說所惑庶上可以敷聖君賢相澤及枯骨
之仁下可以盡肖子慈孫厚本愼終之孝亦國家孝
治天下之一端吾儒窮理盡性分內事也若槩視爲
術家之說非予昆兄蒐輯之本意矣
嘉靖甲子孟春德興山人徐善繼書于雙芝堂
予嘗觀宋儒牧堂蔡先生家訓云爲人子者不可不
知醫藥地理惕然心動不幸先君蚤逝生無以爲養

所可圖者惟宅兆一事耳於是與季兄棄舉子業治堪輿家言所過名山大川古今陵墓必周覽久之而後去更事師亦不啻數十人如此者垂三十年而後稍有端緒夫術家妙契陰陽明通觀察雖代不乏人然各私相授受其流之弊遂致矛盾冰炭右天星者黜巒頭言形勢者闢方位穿鑿附會之說與詆毀聚訟之談紛然莫可究詰人子欲葬其親茫無所據有遺憾者多矣予竊取而權衡之形勢審於未穴之先先天之本躰也方位察於倒杖之後後天之妙用也先天之躰出乎自然天也後天之用盡乎當然人也

體與用不可偏廢天與人相待並行烏得執彼廢此
耶乃以平昔所講求經涉而有得者定爲成書先列
巒頭之要次附天星之法形勢方位各有攸當天人
體用不相背違俾孝子慈孫欲安其先靈者不爲偏
見所誤命之曰人子須知夫舉千古不決之疑而擱
然兼總其全僭越之罪何辭可觧乃私心要在於質
孝云爾世當有諒我者矣

嘉靖甲子孟春德興山人徐善述書于怡怡軒

又序

郢中重刻自序

不佞曩以先人襄事與季兄究心堪輿家問有一得筆之爲書名曰人子須知鉛山見溪王君書林余氏雖嘗兩刻病其未備每欲再訂弗暇也辛巳夏中丞王公太史李公召入郢明年春又知遇司空曾公容郢兩寅頗多隙日乃取前書緒正之會季兄亦自荆南來更相與討論潤色刪繁補遺較昔所著合者十又四五録成司空不鄙校梓廣傳第蠡測管窺極知不可以爲訓念吾兄弟自少遨遊四方今顛毛種種

矣三十年間心力盡在此編弊帚千金不忍遽棄耳或誚余嘗從薦紳談性命之學何屑屑於此迷而不返余謂西山先生父子及草廬吳公皆儒者宗嘗著發微論發揮玉髓刪定葬書君子不以此少之即朱子所上山陵議狀有味哉其言之也且送終人子大事而付之庸師之手夫親之謂何余爲此舉凡以共子職而已天下豈有無親之人哉敬與爲人子者共之高明之士竄定紕繆出特見以相長乞所願也

萬曆癸未春月吉旦山人徐善述書于郢中之陽春書屋

引用諸名家堪輿書目

青囊經　黍之隱君子躰易而作陳希夷註釋稱天

　機書按世言堪輿家為青囊術葢祖此耳

青烏經　秦青烏子著

樓山記　漢朱䜣仙著

赤霆經　漢留侯張子房著

六甲配卦圖　漢京房著

孤首經　按曾葛谿謂得自洗氏萬卷樓中無作者

　名氏郭璞葬書所引之經卽一也

錦囊經　卽葬書晉叅軍河東郭璞著宋西山蔡文

郭公訂定元草廬吳文正公刪正

捉脉賦　晉太尉長沙公鄱陽陶侃著侃將葬母失
牛遇異人指牛眠穴位至三公今術官說始此

小卷陰陽正要　唐司天李淳風著

大衍曆分度　唐內供奉一行禪師著

理氣心印　唐亞父聞喜丘延翰著

雪心賦　唐昭文館學士章貢卜則巍著

疑龍經撼龍經畫莢圖四大穴法立錐賦撥砂圖胎
腹經望龍經倒杖法　俱贛州楊筠松著筠松名益
號救貧仙南唐時人曾文辿師也

心鏡尋龍記陰陽問荅　雩都曾文辿著

一粒粟　楊筠松著劉誠意伯註解

游氏家傳啓蒙　南唐僉判新安游潛著潛國師何令通壻也

金鎖秘訣　五代陳摶著摶字圖南亳州人受業曾文辿隱居西華山宋徵不起賜號希夷先生

黑囊經　五代范越鳳著一云楊筠松著

洞林秘訣尋龍入式歌　越鳳著

葬經六卷　隋蕭吉著

龍經三卷　左仙著

太華經　之華真人許亮著

撥砂經　陳亞和著

吳氏家傳口訣　五代德興吳克誠著誠南唐國師
吳法旺子受業西華陳希夷

玉髓真經　宋國師張子微著子微名洞玄天師張
道陵三十三代孫蔡西山先生增發揮

吳公解義註解心印龍格通玄歌吳氏秘訣　俱宋
國師吳景鸞著克誠子

泄天機　前廖瑀著按元曾葛豁俯察要覽云有兩
廖禹前廖樂平人後廖雩都人俱號金精術俱神

泄天機本前廖著因余芝孫增入後廖地課及入式歌增首尾衍文世遂莫知有前廖禹矣今考前廖著述重巒頭後廖著述重天星後廖乃張公道明為度倖時所挍卒傳吳氏之學

陰契陽符師門心法金精口訣懷玉經赤人圖　俱後廖禹著

司馬陀頭水法　馬仙著荊門州馬仙觀有臺基尚存卽其成道之所也

發微論　宋閩蔡牧堂先生著解註十數家惟明鄱陽方伯余佑註本最善

囊金　一名心經上牢劉謙著新安謝子期註

光明大照圖　司馬大士著

催官篇旅寓集　宋賴文俊著俊官建陽棄職浪遊

號布衣子後修真太乙峰下世傳仙去

玄微經　宋浙右方斗南著

海底眼　劉白頭著

分金斷訣　厲伯韶著

三寶經　覺齋謝子逸著

陰陽正源　宋德興紫瓊張真人著

堪輿要約　南宋國師德興傅伯通著

大理歌　南宋國師鄒仲容著容名寛德興人與傅
伯通同師廖金精
祝氏秘鉗　宋觀物先生祝泌著
堪輿微義　元齊易岩著
俯察玄機　元學士傅文懿公立著立伯通玄孫祝
觀𥅆精皇極數學通天文地理
革象新書　元德興趙緣督真人友欽著
俯察要覽大全　元曾葛谿著
平沙玉尺經　元太師劉秉忠著明誠意伯温觧頼
敬仙補註

地理件目　呉曹著一名集解又名直指捷徑指南

呉景鸞裔也

金斗訣奕法一掌金　雲外老人傳旭著旭伯通後也

金函經　天玉經　俱未詳所著

分金瀛海經　明德興董德彰註

四神秘訣天卦青囊南針論分金解　董德彰著

三易三元編　李玄緒著

叢珠素書　陳彦繹著滸潜齋註疏

何家沙法　明豐城南塘何德宏著

地理摘奇　樂平洪理著

大地圖　松江徐長谷著

陰陽定論　泰和周視著

陰陽决疑　蜀太守南泉羅青霄著

堪輿正要　泰和龍岩樵著

堪輿管見　閩副憲雙湖謝廷桂著

昏衢炬燭　以下俱不詳作者名氏

萬萬山心法

趙緣督頊錄

祝氏神龍經

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甚可畏也陸象山曰通天地人曰儒地理之學雖一藝然上以盡送終之孝下以爲啓後之謀其爲事亦重矣親之生身軆髮膚皆當保愛況親之沒也奉親之軆厝諸地固乃付之庸師俗巫使父母軆魄不得其安則孝安在哉夫觀聖賢所論如此則擇地殯親之道誠仁人孝子之不可忽者若平居視地理爲末務而不之問一旦有大故則不免倉卒苟且爲之倖得吉地固所願矣不幸而置親軆於蟻泉沙礫中無異委之於壑不孝孰甚故人子須於平時講明其說庶幾他日

臨事不悞而親魄得安於地下矣雖然三折臂然後稱明醫地之理又非膚淺及鮮傳者所能究竟也苟曰予旣已知之矣而自用自專悞凶爲吉牢不可破則其害奚異於庸師俗巫哉噫萬鎰之玉必付之玉人而後可也

一不可停柩不葬

司馬溫公曰今人有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遊宦遠方未得歸也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失屍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人所貴

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葳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瘞之耶且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於心安乎吳草廬曰喪不即舉年代已遠或子孫參差而人事不齊或罹兵亂而水火不測或貧病兼併而不能舉或是非爭競而害成或官事牢獄而不可爲或日急日忌而竟成棄置皆停喪久遠而變見多端也愚按二公所言

極其痛切盖今之時俗平居多置地理於不問及有變故則憒無所措停柩以待擇地初心雖切久必因循遂至醉夢過時不知為天地間極大罪人有子不能葬其父而孫又不能葬其祖至於年代深遠誠有知二公之所慮者嗚呼為人子者可不懔懔然而知所戒懼乎

一不可侵葬祖塚

夫地理之法雖繁而葬乘生氣一言足以盡其肯綮故千里來龍入首惟融八尺之穴諺云陰地一線是也祖塚既已乘乎一線之生氣則其左右上下皆為

死氣葬之徒爲蟻穴泉窟而已不惟新葬之柩將爲禍患且又泄祖塚之生氣驚祖宗之體魄其爲害不小也或曰中州之地始葬者南面後窀左右昭穆而殯謂之族葬有一穴安十數塚者有一塚安十數柩者似於侵葬未聞其禍何也予曰中州之地千里平洋水深土厚若得一穴可安十數柩者有之可安十數塚者有之張子微所謂也有一龍十數穴也有一穴十數塋者是也東南山叢水駛土薄易泉而多石螻蟻生之安可與中州比也或又曰附葬祖側及父母必合葬皆古禮有不可議者荅曰禮貴通變附葬

既有侵祖之嫌而合葬或不得已亦不必拘子兄弟嘗遊閩至考亭拜文公朱夫子畫像及徧觀其先世丘壠文公之祖退翁(名森字良林)墓在政和縣感化里護國寺西父韋齋先生(名松謚獻靖)墓在崇安縣之梅里寂歷山 母祝氏夫人墓在建陽崇泰里(寒泉嶺仰天湖形) 文公墓在建陽嘉禾里(九峰山下風吹羅帶形) 退翁以前墓皆在徽之婺源去考亭固已甚遠而退翁韋齋文公之墓又各在一縣去考亭皆百餘里何嘗拘於附近祖塚之說又攷文公葬父亦嘗三遷而最後遷處與葬母同年(按文公年譜乾道六年正月葬母八月改葬父) 亦未嘗拘於父母合葬噫此見我文公先

生燭理之明不狃於俗足可爲法矣
按文公年譜云紹興十四年葬韋齋於西塔山其後改葬於寂歷山中峰之原及考文公遷韋齋墓記曰初府君將殆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定於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祥懼躰魄之不安乾道六年遷於白水之鵞峰山下又考文公慶元五年撰韋齋行状云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於崇安縣之五夫然公所蔵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奉而遷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僧舍之北即此而觀乃是遷葬也見建寧郡志

一不可圖葬舊穴

曾葛溪曰圖葬舊穴惑之甚也嘗見一舊穴雖前已發大貴子孫不肖鬻之凡三易主葬三百餘年卒無顯者人但指而言曰此某氏祖塚徙挪賣與某氏葬不利又轉賣某氏某氏皆不利即此可知舊穴無再發之驗又有葬後風遷水易者難以彈舉竟未聞葬舊穴而獲福者況遷福恃勢發他人之壙誅其用心已不爲天所佑地何能福之哉且地脉初興如火之始然及其既熾如灰燼已冷欲於冷灰中求炙手熱決無是理此古人謂圖葬舊穴如求嗣續於鶴髮婦

人耳按葛谿所論誠皆切當盖人子求地葬親當先
修其德謀葬已發之穴從人之親而葬其親伐人之
塚而爲已塚忍心害德莫此爲甚縱得地理天理何
在予嘗謂人人難保百年墳從挪重於太忍心莫道
天公無報應後來還有伐墳人求地者宜知所戒
一不可拘泥公位
世俗拘泥公位之說兄弟衆多者各懷私意爭論不
決遂有終其身不殯其親者噫爲父母者每以子多
爲幸今若此則是不若子少者無房分之爭得歸全
於土而免久暴之慘矣是故求地惟當辦認眞僞不

可拘泥公位地誠眞美而於公位或有不齊此亦付之子孫福緣不可挾私而久暴其親亦不可信邪師之言妄有作爲而反壞其地且欲房分之均不可泥於一穴宜別求一穴以補襯之則得均矣楊公云豈可一墳分公位必取衆墳參互議是也大抵公位之說只可置之勿論蔡文節公云今人動爭公位之說以致久不葬親何所見之謬耶造化者自區處豈伊人力所能巧計地不可不擇當使亡魂安處至於自求多福乃在地理之外非可以徇私爲心纔有私心其計必左世俗以此誤自己誤子孫者甚多反不如

意從而遷從愈更愈錯非地誤人用心之誤也程子曰不以奉親爲計而專以利後爲謀非孝子安厝之用心誠爲至論故人子但以安親爲念可也若曰期生人之受蔭冀富貴於將來特末務耳況有葬後沙水變易而公位之說不可驗爲人子者須知大義豈可專泥於玆乎

一不可輕易改葬

孔子曰古者不修墓非不修墓也蓋必誠必信已當葬時而豫爲一成不動之計其愼重尚如此況舉既葬之親而欲改遷之何可以愼重不如是乎今之人

有輕信人言或爲富貴而動其念或爲禍患而惕其衷往往易於改葬彼其事得已耶抑不得已耶如其不得已而有水蟻及他患也改之無不可也然亦有爲野師所惑誤改吉地者令親骸不免暴露吾恐仁人孝子當不止其顙之有泚矣青烏經云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一冢無故自隔二冢上草木枯死三家有淫亂風聲少亡孤寡四男女忤逆顛狂劫害刑傷瘟火五人口死絕家產耗散官訟不息改之如見三祥瑞則勿改一見生龜蛇生氣物二見紫藤交結棺木三有水珠抱色如乳溫煖或有氣如霧穴中乾燥無水蟻並吉甚哉有味乎其言之也予茲推廣其意特立五戒曰人丁蕃衍者不遷年代深遠者不遷無五不祥者不

遷不犯五患者不遷程子曰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窯竈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家道平康者不遷誠欲其人之愼之也雖然禮有改葬之服緦麻曆須啓攢之日古人亦未嘗不遷如不得已須用明師再三商確大抵地無全美只當察其輕重緩急如有財無人須求溫煖之穴有人無財宜尋得水之地審有其地果勝舊墳然後議遷如舊墳無大禍患可以平穩則當別求吉地接福於後未爲不可奚必於改葬哉是故愼之一字改葬者所當繹思也

一不可尊意圖大

求地且須辨真僞不必拘大小若龍穴真的縱力量輕猶能發越徒慕大地而不能辨真僞葬於假穴之中是置親骸於水泉蟻穴求福得禍顧何益哉蓋大地難識且有鬼神司之不可強求往往圖大地者雖小地亦不得而竟被假地所誤彼蓋不知安穩小地在在有之易於求索況小地既真數穴併力亦能致大楊筠松云大地難得小易求積累不已成山丘衆墳合力却成大人說小地生公侯又云是真不必問大小積小成大最爲好又云圖大不得且思其次此當與智者議旨哉言乎人子求地且知辨真僞愼無

爲圖大所惑也

一不可不觀古格

夫地理之學有道眼有法眼道眼生知不可尚矣所謂法眼者必從師授偏觀名墓何爲而吉何爲而凶龍穴何爲而入格砂水何爲而合局一一點檢以之爲法故曰法眼卜氏云追尋僊迹觀格在勝看書揚氏云勸君且去覆舊墳勝讀千卷撼龍文又曰見格多時心易曉見多勝耳千回聞又云若不看格信人說俗師不曉能惑人是也故將欲營宅兆必須先去多觀名墓僊迹以彼爲法則庶幾心目有主而不被

假地所感誠一緊要事也爲人子者當念厝親是平生第一大事上爲親軆安寧之謀下保子孫久遠之計而不可憚其登涉之勞也

一不可不擇良師

曾葛谿曰求地必先擇良師師非其人爲害不淺誠哉言也蓋得地非難得師爲難得其師不患不得地也苟師非其人毁尾畫墁雖有美地而或抹失其穴雖得美穴而或葬乖其法況欲其尋地乎故擇師又爲求地之先務也然地學之師亦難矣哉非通儒術不能窮理格物以致其知非眞傳授不識纍纍微妙

以盡其奧通儒術得傳授苟蕪其德吾恐指鹿爲馬誑烏爲鸞而爲害尤甚是故備斯三者然後始爲良師雖然師固不可不擇擇而得其人又須竭誠以感之故曰取人以身

一不可不修陰德

蔡文節公曰積德爲求地之本也凡人欲爲子孫永遠計者當以公心處世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又其次也不然吾德之不修而徒責效於祖宗父母之遺骨朝移夕改愈更愈謬其悖逆不孝之罪適足以取誅譴於造物顧何益哉吳文正公

曰嘗見人家求得吉地而後人不蒙其福反見凶禍者何哉若非立穴之誤便是立向之差又有掘鑿太過傷龍傷穴變吉成凶又有已得吉地又得明師而乃固執己見移穴易向相地者惟務承順不復執術遂至妨誤又或術者憸心詭行不肯盡術又有既得吉地葬之不差而子孫輕信人言輒遷改他姓得之因以獲福凡此未必盡皆術者之過往往冥冥中有使之然者由不積德之故也不積德而求地譬之不耕而求獲寧有是理哉按二公所論切當蓋欲陰地好先須心地好先大父存耕公嘗勸人不可以勢力

營風水因作詩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牛眠鶴舉獲奇遇只存方寸地中求（詩見存耕稿）鄉達松軒葉先生以之爲名言又宋謙父詩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故得吉地必有德可以膺福然後神以吉地畀之神之畀以吉地即天之報善故也欲求吉地爲祖父宅兆俾先人之體魄安而後世之榮盛不替者當先積德以端其本焉或曰求地旣本於德則亦修德而已擇地之術又焉用哉

予曰擇地以葬親爲計人子之於親也固當無所不用其極苟慮夫親䰟之安危則豈容不慎重而廣擇之哉修德以俟天擇地以盡人並行而不悖仁人孝子之爲心也

附少保都督南塘戚公止止堂集一款

嘗觀琥珀繫草磁石引針之事而恠之夫琥珀磁石無知之物也草旣枯死而針經火煅煉生意何在一被引繫則擧躍動盪如生而針則鋒鋒相連可引數箇墜而復躍卽此則風水之說信乎其有而枯骨無知未敢以爲盡然然琥珀磁石其山川乎針草其遺

骸乎謂風水不可信者蓋以世人不修厥德惟以是爲務至有傾人身家忍心害理專謀風水以昌子孫者却不知地理與天理相爲流通玆一等人又在天理處責他而非地理之不驗也曾聞一人謀人葬地百計覔人訟害此家諸禍並臻思所以致之者彼又買托卜者向伊賣言曰某葬地不佳也能遷之則安矣既而伊家如其說遷之彼即謀其故地以葬其父葬未踰年所得禍更甚復疑而遷之發土至棺有白蟻蛀木成文曰此地若靈是無天理此地不靈是無地理夫天產佳地必待有德者得之世人遺天理而

求地理惑哉

按戚少保所引琥珀吸草磁石引針之說與葬書木華於春栗芽於室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之意相符皆所謂氣之相感者也祖父子孫同氣更復何疑末引地理本于天理之證尤所痛快予兄弟又嘗聞閩人言朱子之同安憩於道見一墳地山水甚美因問其樵者曰是墳子孫何如荅曰先是富室今葬後退敗公歎曰山有理水有理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樵者告公曰此山原是某家業富室其貪其地占葬之某貧弱不能爭辨公又嘆曰山有

理水有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一夕爲雷所震今
閭鄉猶能道其詳
已上瑣言皆愼終者所當先知故特揭諸首俾
仁孝君子加察云

附雜說二款

論風水名義

地理家以風水二字揭其名者卽郭氏所謂葬者乘生
氣也而生氣何以察之曰氣之來有水以導之氣之
止有水以界之氣之聚無風以散之故曰要得水要
藏風又曰氣乃水之母有氣斯有水又曰噫氣惟能

散生氣又曰外氣横形内氣止生又曰得水爲上藏風次之皆言風與水所以察生氣之來與止聚云爾總而言之無風則氣聚得水則氣融此所以有風水之名循名思義風水之法無餘藴矣或曰天地初分混沌之始只有風與水兩相推盪故曰風水或曰風所以揚萬物水所以滋萬物故曰風水此則皆不切于葬理而又有水去則風來水來則風去之説盖又外矣

論龍脉穴砂名義

地理家以山名龍何也山之變態千形萬狀或大或小

或起或伏或逆或順或隱或顯支壠之躰段不常咫尺之轉移頻異驗之於物惟龍爲然故以名之取其潛見躍飛變化莫測云爾曰脉者何也人身脉絡氣血所由運行而一身之稟賦系焉凡人之脉清者貴濁者賤吉者安凶者危地脉亦然善醫者察人之脉而知其安危壽夭善地理者審山之脉而識其吉凶美惡此不易之論也然龍與脉二者相因有龍則有脉無脉則無龍但龍兼指乎形之顯著而脉又專主乎氣之隱微故曰山尤難于認脉

穴者蓋猶人身之穴取義至精楊公云譬如銅人針

穴穴穴穴宛然方始當朱子云定穴之法譬如針灸
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豪釐之差此皆善狀穴之
名義也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撥山形因名砂耳

人子須知卷之二

人子須知卷之二

江右德興山人　徐善
　　　　　　　徐善

寓友同邑庠生　葉君

門人南昌　涂元良　參錄

郢中陽白居士　曾璠　校刊

此一卷專論天下大幹龍龍居地理四科之首堪輿家莫要於論龍論龍而不知天下大幹則所見者近而不遠所究者淺而不深所窺者狹而不廣烏乎可哉故首論天下大幹龍庶幾識其大者

論崑崙爲諸山之祖

地理大全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蔡牧堂發微論曰凡山皆祖崑崙陶公捉脈賦云大智察脈起自崑崙闢山實鑑云山脈之起本於崑崙郭氏錦囊經云葬者原其始來其止誠以地理之法龍則原其始穴則察其止故不可不審山之起祖處也然觀山之所始必究其水之所起觀龍之所終必察其水之所界今以輿圖攷之天下諸水皆原於西北是可見山起於西北矣蔡文正公曰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是也或云崑崙在西海戌地北海亥地東

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太活之井西南至城南之谷亦荒遠莫稽而楊公又云須彌山生四龍崑崙特其南肢葛谿氏述其說曰須彌山是天地骨中鎮天心爲巨物四肢分作四世界惟有南龍入中國南龍入自崑崙山龍子龍孫皆可別雖據佛經人所罕見闕之可也今但以中國山川之可攷者論之則崑崙誠諸山之祖在中國之西北九峰蔡氏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来盖可見矣

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汲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
河出崑崙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
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
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
傳天子自崑崙入于宗周萬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
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
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
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僊居之數
說不同○其高萬一千里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
仞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

一千一百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總論中國之山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爲地之中中國至于闐音田二萬里于闐貢使自言西去四千三百餘里即崑崙今中國在崑崙東南而天下山祖於崑崙惟派三幹以入中國其入夷國之山無可攷亦不足論今以中國山言之其河北諸山則自北裹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山脊以西之水流入龍門西河脊東之水流於幽冀入於東海其西一支爲壺口泰嶽次二一支包汾晉之原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爲雷首又一支爲恒山又一支爲太

行山太行山一千里其山高甚上黨在山脊河東河北諸州在山支其最長一支爲燕山盡於平灤大河以南諸山則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一支至長安而盡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一支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盡揚州江南諸山皆祖於岷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分散爲湖南閩廣盡於兩浙建康其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九江之西其一支度桂嶺則包湘源而北經袁筠之地以盡於廬阜其一支自南而東則包彭蠡之原度歙黃山以盡於建康又自天目山分一支盡於

浙江西之山皆自五嶺顆上來自南而北閩廣之山自北而南一支則又包浙江之原北首以盡會稽南尾以盡閩粤此中國諸山祖宗支派之大綱也

右特舉天下山而言未及水也復輯山水總說于後云按仁山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爲勾連貫通然亦各有脉絡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嶽析城王屋皆其辟峰汾晉涿易滹漳洹衛則皆其諸水也分而東趨者行

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
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自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
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
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荊山諸峰涇
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
南屹爲太華東北爲殽陜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
洛之源又南爲桐栢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
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
者北即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
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昿綿亘耳又東南言之是爲

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洹水西漢水如江陵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烏石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再盤之間其水聚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又曰泰山特起東方爲中國水口表鎮禹貢

導水略云導河至同爲逆河入于海導漾至東爲北
江入于海導江至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至東北
會于汶又東入于海導淮至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導渭至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至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于河此中國山水大勢也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素問曰天不足西
北地不滿東南水經云崑崙取嵩高山五萬里看來
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
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
使者自言其地四千三百餘里卽崑崙山今中國

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
　如饅頭然其尖則崑崙也
九峰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
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
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
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泰嶽次一支包
汾晉之原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
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此
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
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

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數淺源二支之間
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數淺源在湘水東北
朱子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
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
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
分一支以盡于兩浙閩廣
又曰大凡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兩山夾行中間必
有水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
爲江非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湘南又一支爲
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

又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筠之境以盡于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於閩越

朱子語錄云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出東南流入中國者爲黃河其三方流者爲弱水黑水之類

東坡指掌圖云西域在凶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

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所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曾減也皆以爲潛行于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爲中國河云

臨川吳氏曰水發自崑崙者其源爲最遠惟中國之河爲然漢之發源於嶓冢江之發源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源並也故天下有源之水河爲第一古人

癸川先河後海重其源也

朱子曰女直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是也

蔡牧堂曰凡山皆祖崑崙分支分脉愈繁愈細此一本而萬殊也凡水皆宗大海異派同流愈合愈廣此萬殊而一本也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

水經云江水出岷山在蜀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又謂之文阜山

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天谷秦昭王以李氷爲蜀守氷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

淮水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义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栢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栢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

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
淮韋也韋繞楊州北界東至于海也
河水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釋名曰河下也
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
之精也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
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
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
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海揚奔物
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
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

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河為狹北淮濟為闊寒則氷厚數丈氷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狐善聽氷下無聲乃過人見狐行方渡

又河水說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道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間縣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矣經積石而

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于不同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漢水漾水卽漢水發源也漾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漾水合沔水卽漢水沔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此縣之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

沔水又東南逕沮水而東南流注漢而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爲漢水爲沔水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

濟水濟出王屋山今孟州始禹導水流而爲濟截河南渡東流與汝水會又北東入於海兗州在濟河之間濟發源爲名今濟州乃發源也濟水自王莽

時入河同流入海濟河之地無濟水矣

中國三大幹龍總覽圖附下

中國三大幹



龍總覽之圖



論九州山鎮川澤

按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五湖也在吳南）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湛未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在中牟）其川滎雒其浸波溠（音搽）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蓋沂水所出）其澤藪曰望諸（在睢陽）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沭出東莞）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在鉅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盧維雷爲雷雍禹貢雷夏雍沮是也雷夏在城陽）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吳嶽也在汧）其澤藪曰弦（或作汧蒲）其川涇（涇出涇陽）汭（在豳地）其

𣶒渭洛（洛出懷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在遼東）其澤藪曰貕養（在長廣）其川河泲其浸菑（出萊蕪）時（出般陽）河内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在彘）其澤藪曰楊紆（所在未聞）其川漳（出沾）長其浸汾（出汾陽）潞（出歸德）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常山（在上曲陽）其澤藪曰昭餘祁（在鄔）其川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其浸淶（出廣昌）易（出故安）注曰此九州川界揚荆豫兖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之地幽幷則冀州之地獨無梁云

論山河兩戒

按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竝雷首底柱王屋

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及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經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地絡相會竝行而東至大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竝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洪農分陜爲西河之會

五服諸侯在焉自陜而西爲溱凉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陜而東三川中岳乃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鄁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河南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

之象與雲漢之所次始而分野可知矣

論三大幹龍

朱子曰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盡於東南海黃河與長江夾中條盡於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盡於遼海按鴨綠江近時使朝鮮諸臣至其地見之回謂其源甚短淺必别有一水夾送北幹然荒漠莫之能考矣此則目其水源極遠者言之耳若其分幹之條猶多難以盡舉如以江淮河漢四瀆論則中幹又自分三條大抵河源極長江次之淮漢又次之故有三條四列之說不過槩論其大而已

論南條幹龍脉絡

按廖氏金壁玄文云大江以南之龍其脉起自岷山在茂州岷山縣遠行而西自西而南至雲南之境又東趨夜郎踰桂嶺至零陵爲九疑山入桂連撼龍經云五嶺分星入桂連是也過大庾嶺出南雄由汀從邵武抵信走徽東行爲天目一枝爲錢塘經云一枝分送入海門凡稱經者卽楊公三龍經後倣此又云海門旺氣連閩粵南龍支隴交相纒帨是海門南脉絡貨財文武交相錯是也一枝爲建康今南京應天府盡江陰經云幹龍盡在江陰瀆是也一枝逆長江盡鄱湖○其水源自蜀岷山至于九江會彭蠡下而過

秣陵出京口以入於海

論中條幹龍脉絡

大河以南大江以北乃中條幹龍其脉起自西傾（在洮州臨覃縣）行隴右經云山來隴右尖如削盡是貪狼更高卓是也過鳳翔經云行行遐卸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百二山河在此間大纏大護到函谷（在弘農縣）水遶黃河如玦環是也爲長安一枝出熊耳（在商州）經云低平漸漸出熊耳萬里平洋漸如砥是也爲嵩嶽爲汴經云大梁形勢亦無山到此尋龍何處是若無河流與淮水渺渺茫茫不見山是也此處脉亂於河經云河流衝决山斷絶又無石骨

又無脉君若到彼說星峰一句不容三寸舌是也出兗
爲泰嶽經云黃河在北大江南兩水夾行勢不絕行到
青齊忽起峰兗州東嶽插天雄分枝擘脉鍾靈氣聖賢
多在魯邦中是也一枝盡於登萊一枝盡於滄棣○其
水源則濟水出絳州垣曲縣至孟州温縣入河復出河
之南溢而爲滎又東北至于青州入海自宋元以來河
水穿淮黃河故道汾而東嶽泰山今在河北矣
又一枝自嶓冢西行湄州漢水之間出武關由裕過唐
抵信陽行淮水之南趨廬行淮水之東爲楊盡于通○
其水源漢水出嶓冢至漢陽縣入江○淮水出桐栢山

在唐州桐柏縣至淮安入海此中幹分而爲二故曰三條四列

論北條幹龍脉絡

大河以北之龍其脉起自崑崙經云崑崙山脚出闐顏闐音田西域國名西叓叓都是破軍山連綿走入瀚海北海名北風俗强悍人粗頑生兒五歲學騎射骨鯁方剛是此間是也至白登山名在大同府白登縣西一枝爲壺口在隰州吉鄉縣太嶽在晉州霍邑次一枝南出爲析城在澤州陽城縣而又西折爲雷首在河中府河中縣又次一枝爲太行在懷慶河內北至幽州九嶺綿亘一十二州之界有八陘又次一枝爲恒山在定州曲陽縣又次一枝爲燕山盡于平灤碣石山在平州盧縣經云若以幹龍論大盡太行碣石至海

墺是也○其水源則汾水出管州管涔山至絳州入于海
巳上中國諸山皆如崑崙分派四列以遍九州北條
出河北入雲中過鴈門代郡復回南而太原帝丘
循太行恒由派九河東北渡遼海以入于海爲冀
燕之分○中條出河南自秦隴三輔入豊沛汾晉
派伊洛東而淮泗以入于海爲雍豫徐青之分○
南條出江南自陝右分出西鄙迴巴蜀踰荊衡入
黔中東而臣阜南極瀕海東北渡閩粤跨三吳自
浙右以入于海爲梁荊楊之分此三幹之布于九
州也三幹之龍中幹爲最尊次北幹又次南幹歷

代以來如漢高祖之泗上漢光武之白水村宋太祖之夾馬營我 太祖之鍾離鄉我 世宗肅皇帝之 龍飛承天皆在中幹而唐虞之君俱爲北產南幹至宋高南渡以來運氣方興萃產朱子爲萬世儒宗而 邇來文物東南頗多其最長者爲金陵我 國朝根本重地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畿也中幹之最長者盡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萃產孔聖及賢貴凝聚宋末河徙截其來脉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 遂微而中幹之王氣乃萃於泗州鳳陽我 皇朝 熙祖 仁祖二

陵在焉按王文祿龍興慈記云泗州有楊家墩

有窩　熈祖嘗卧其中有二道士過指卧處曰若

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

栽之十日必生葉吿　熈祖起曰汝聞吾言乎

熈祖佯睡乃以枯枝揷之去　熈祖候之十日果

生葉　熈祖拔去另以枯枝揷之二道士復來其

徒曰葉何不生是時　熈祖在彼覘之道士指曰

必此人拔去矣　熈祖不能隱道士謂曰汝有福

殁當葬此出天子　熈祖語　仁祖後果得葬葬

後土自壅爲墳半載　陳太后孕　太祖皆言此

墩有天子氣 仁祖從鳳陽生 太祖于盱眙縣

鍾離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不生草木 仁祖崩 太祖奉神柩至

中途九龍崗風雨大作索斷土自壅成墳人言犇

九龍頭上按松江徐長谷大地圖云

熙祖陵龍脉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豬水成湖作

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峰插天

爲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復遶之而

聖祖生矣 仁祖陵即吳景鸞獻宋室者宋不能

用蓋天留以待我 皇朝之厚福無疆也豈偶然

哉北幹最長爲燕京今京師也朱子曰冀都是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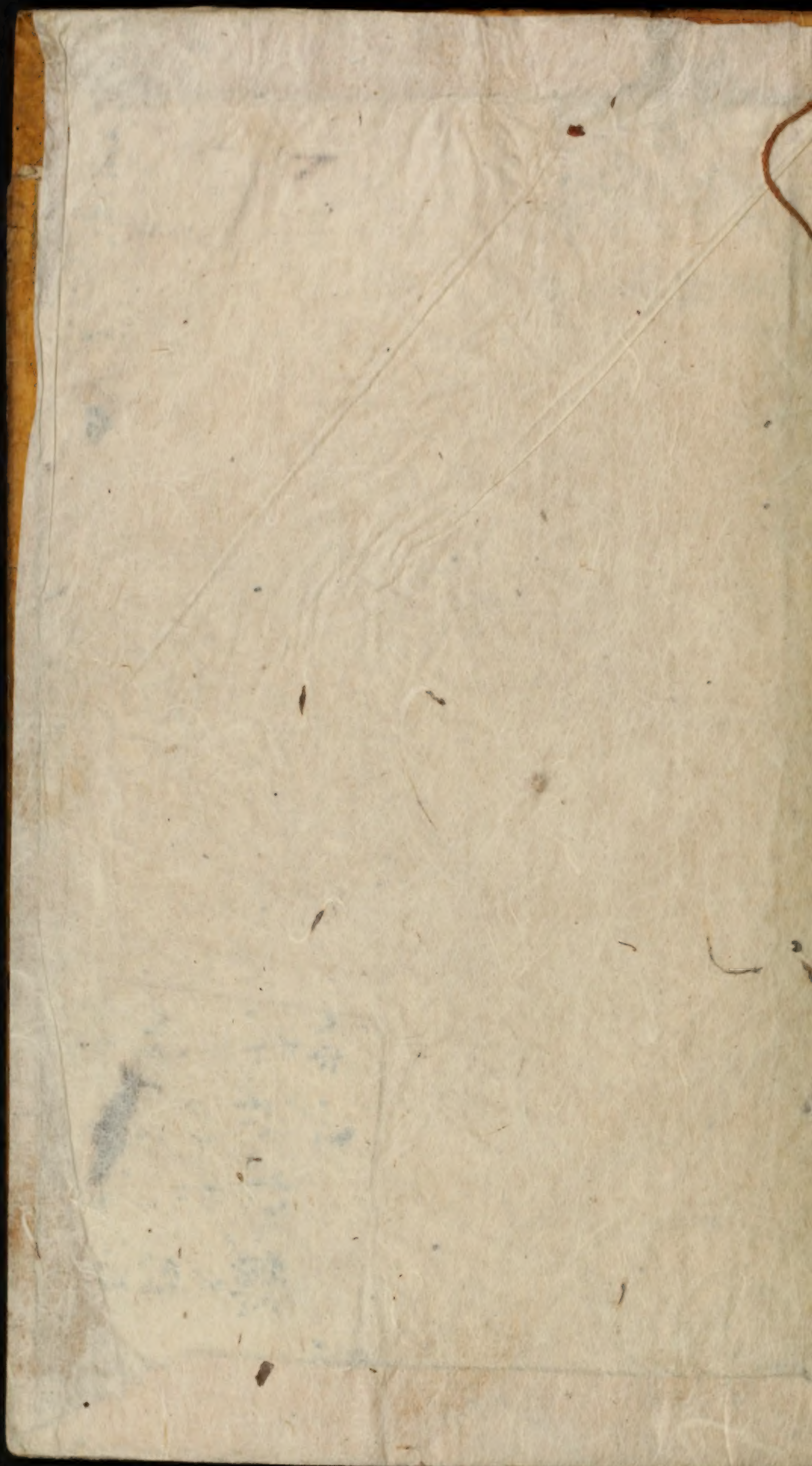
天地中間好箇大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南安大庾嶺桂陽騎田嶺九真都龐嶺臨賀萌渚嶺始安越城嶺是也）又爲第三四重案正謂此也吳與唐子鎮以燕京爲梜結謂朱子所論冀都指作堯都非也彼蓋未考舜分冀東爲幽州而幽燕古通稱冀耳儻如所指則朱子又何復曰堯都中原風水極

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二
云此不待辯說而明矣故丘文莊公衍義補直以
朱子所稱爲今 京師誠確見也其以燕京爲艾
結者不爲妄談乎夫南幹正結爲 南畿及我
太祖高皇帝 孝陵在焉中幹正結爲我 熈祖
泗洲 仁祖鳳陽二陵中結爲我承天 獻宗皇
帝 顯陵北幹正結爲今日 京師暨天壽山祖
州 列聖陵寢三幹之盡惟我朝獨會其全回視
唐虞以來或得正幹之一或得分幹之一者能行
數百年之基則我 皇朝三大幹之全福力量真

億萬斯年可預卜于兹也草茅之士躬逢其盛寧

不爲　聖朝之深慶哉

人子須知卷之二



[illegible][illegible]十八